



■陳曉筠作品《在那邊》，90 x 121.5 cm。



■凌佩詩裝置作品《變態》(part II)，17.5 x 17 cm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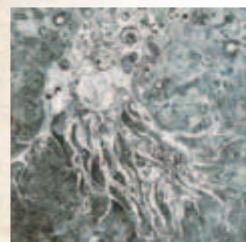
■張施烈作品《Blurred Myself》，46 x 35 cm，共七幅。



■陳曉筠作品《窗》，60 x 121.5 cm。



■倪鸞露作品《Mornings》，91 x 61 cm。



■凌佩詩作品《浮》，120 x 120 cm。



■凌佩詩裝置作品《變態》，56 x 172 cm。

■鄧國騫影像作品《棘園過客》，54分鐘。

# 打破秩序與結構的 《白噪聲》世界

《白噪聲》展覽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七位藝術家的作品，他們分別是陳曉筠、張施烈、賴明珠、黎清妍、凌佩詩、倪鸞露和鄧國騫。他們的創作形式各不相同，其中包括繪畫、影像以及裝置。整場展覽將會帶領觀眾進入一個打破規範、秩序和結構的離奇世界。在那個世界中，人們無奈地接受世上剩下來的一切混亂，並且變成為：「無器官的身體」（德勒茲與瓜達里，《千高原》）。

展覽的哲學味道或許已不言自明。甚麼是打破規範和秩序？社會的傳統價值和其專制的二元結構（例如：性別、種族、性傾向、年齡等等），一直有效地約束及管治我們——從出生的一刻，人類就把這些道德標準加諸身上，從而構造出人工造作的性格。但或許就如德勒茲說：「社會是一個階級組織，各人均屬經濟體系的一部分；自由意志、差異或個人身份並不存在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安全口畫廊及藝術家提供

展覽的作品中展示了矛盾地與無可抵抗的現況對抗的可能性。觀察這些作品時，不難發現，它們所探討的是當先人格和社會所鑄造的性格相沖時所產生的摩擦。透過多種媒體的作品，《白噪聲》試圖揭示因社會或個人的憂慮和不安而導致的精神錯亂、疏離及心理變態等狀態。

在倪鸞露的畫作裡，空氣般的人物在寂靜中沉思。不動的身軀，有若蠕動的線條裡慢慢溶解；沒有明顯的敘事結構但卻內藏暗湧。他們呈現一份孤獨感，似在學習接受自然無為的內在世界的呼喚。在迷亂中衍生出的沉寂，這些凋敝的靈魂似在描述靜謐的思緒。

而陳曉筠和凌佩詩的裝置作品也表現出了類似的情感，在前者的《在那邊》和《窗》中，對秩序的打破表現為一種帶有詩意的願望與想像。而後者的作品《變態》則通過生命體的形態，具象地展現出了一個生命的「變態」狀態。

鄧國騫帶來的作品《棘園過客》是一段影像。這段他於兩年前完成的影像作品，從未在香港公開進行展出。「棘園」是沙田的古稱。據他介紹：「當時在沙田公園有一些art project，其中請來了一位火炭藝術家表演行為藝術。」那項行為藝術的內容是藝術家艾要連續十周、每周五天、每天連續六個小時呆在沙田公園，進行一場關於猿人「進化」為人類的表演。而鄧國騫的作品，則將這場「進化」過程以影像記錄了下來。

「很多的互動都是在表演過程中不斷誕生的。尤其是與公園中途人的互動。從最開始基礎設定的猿

人模仿人類，走向了很多元化的互動。」在一個小時的影像中，鄧國騫記錄下了行為藝術家整整十周的進化過程。也記錄下了途人的反應怎樣令整件事變得有趣並被活化。「其實整件事就是有趣又好笑，有看起來嚴肅的。哪怕用攝影機在拍的時候，很多途人也並不介意。」而他認為自己的作品與整個《白噪聲》的概念契合之處，或許便是「打破規範與秩序」。

「原始人是住在山洞和室外的。表演時放一個假猿人在公園中，去展現原始人怎樣用現代的方式去生活，也會帶給人們一些思考的空間：到底公園的意義是甚麼？」表演行為到第九至十周時，「猿人」告訴人類，有機會自己也會搬去高樓大廈——這樣的表述聽來好笑，但也可以讓我們想深一層：究竟生活空間的可能性是甚麼？而現代社會之間人與人關係的疏離又會否源於空間本身的變化？

## 為自己戴上七種面具

藝術家張施烈的繪畫作品，則是在畫他自己——只不過是用素描方式畫下自己後，再用七種方法去分別擦除。他說，這也是七種面對自己的方式。「譬如有的是擦掉眼睛和鼻子，在不同的場合下擦除的部分也不同，其實都是保護自己、模糊子集的一種方式。」

這樣的自畫創作源於張施烈的個人經驗。他在上個世紀90年代隨家人移民來香港，讀小學時真切感受過周圍人帶有歧視的注視，所以他意識到了保護自己的重要性。「要學會隱藏自己的身份。」後來長大之後他去學院讀fine art，創作則以油畫和素描為主。而這次展覽中我們看到的則是他素描部分的

創作。「以前很不喜歡畫自己，這其實也是第一次。因為讀art其實一定被教曉，創作要面對自己，了解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人。即使是有時在畫其他人時，可能也是在反映自己。那麼既然如此，為甚麼不能直接點，去面對自己呢？」創作這批作品過程中的矛盾之處，也恰恰是「面對」自己。張施烈認為，畫自己畢竟壓力很大。而現在距離創作這些作品已過去一年，重新回頭去看，他認為如果重新去畫自畫像，他可能不會再使用「擦除」的方法。

本來擦除是因為想戴上面具、保護自己、不被人看穿，但如今的張施烈卻相信，「不去擦除反而更能保護和隱藏自己，更能不被人透視出自己的真實想法。」在整場展覽中，他個人比較喜歡倪鸞露的作品，因為「筆觸」很動人。「賴明珠的作品也能讓人們思考人類社會的平等狀態，以及人們怎樣保持人際關係。」而對於張施烈自己來說，《白噪聲》恰好讓他找回了自己的方向。他關注人在社會中的生存狀態，譬如一些事發生過之後，人的狀態會變得開開心，但又難以改變——但好在還有足夠的創作空間，讓藝術家們用創作的方式，去思考與詮釋箇中心境。

## 鄧國騫作品

《棘園過客》的預告片可於以下網址觀看：  
<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I9nHyHumrTU&feature=youtu.be>

## 《白噪聲》

時間：即日起至3月28日  
周二至六 上午11時至下午6時  
地點：Gallery Exit  
(香港仔田灣興和街25號大生工業大廈3F)

## 視覺推介

# 《繁囂·隱逸》藝術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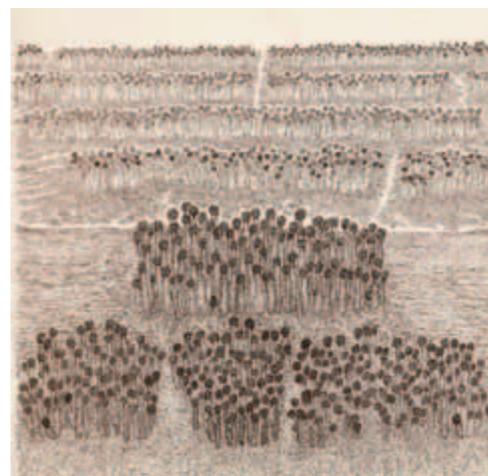
五位本地優秀藝術家高華文、林天行、呂豐雅、麥翠影和白禮仁的創作，透過不同媒介、手法及風格，探討如何遠離城市煩囂，尋覓心靈淨土。

曾任教授的雕塑家兼視覺藝術家高華文先生，以一套八件的銅雕系列「淑女」，分享他對期許的感受。當代水墨畫家林天行先生把中國水墨與西方繪畫技法融會貫通，風格獨特。他的靈感源自夢中色彩，隨着內心韻律，創造一幅幅如夢似幻的畫作，展現對色彩的熱愛。

呂豐雅先生的作品反映他如何逃避他形容的「即食麵文化」。麥翠影女士作品的靈感源自「大自然細膩優雅的美態」。白禮仁先生曾任職劇院場景繪圖員。他運用素描和彩繪，呈現他在香港和內地「邊走邊畫」期間累積的細碎記憶。

時間：即日起至3月31日

地點：中環交易廣場中央大廳



## 創作對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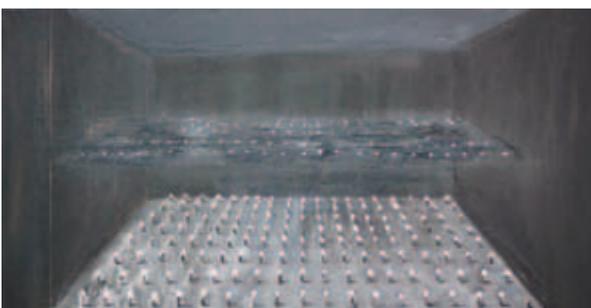
文：Jasmine

# 內心的不安躁動

賴明珠的一對油畫向嚴厲的社會作出不一樣的精神抗爭。在《白噪聲》展覽中，《房間一》描繪一座白色巨大又陌生的場地，一排排細小卑微的人物在球上行走，忙著保持平衡，他們筋疲力盡。透過狂暴的筆法，作品顯露出精神上的脆弱與憂慮。《房間二》用相反的用色給予較為樂觀的解讀。飄搖的生物佔領龐大而昏暗的房間地面。每人的頭上有一柱小光；雖然暗淡，但凝聚起來建構出一幅動人的圖像。光看似在迷亂中為飄泊的靈魂打氣。今次我們便與賴明珠進行更深入的創作對談。

是否可以介紹一下您在《白噪聲》中的作品？

賴：我的作品均表現個體生命在規條制約下內心的不安躁動。《The Fear of Perfect order》作品完成於兩年前，蟻殼狀的身軀抖擻於整齊排列的球體上，力求平衡，不致倒下。整齊排列的球體寓意外在規條、教條；空白巨大的房間顯得個體身軀渺小、個體面目模糊。《Room》是



■賴明珠作品《房間一》，64 x 122cm。



■賴明珠作品《房間二》，64 x 122cm。

我的新作品。巨大的黑色房間是其背景，彷彿更悲觀，實質充滿希望。軀體黑色，面目更模糊，也是整齊排列，但頭上靈光閃閃，神聖又莊嚴。靈光代表希望、夢想。

您認為這次《白噪聲》展覽的概念是怎樣的？

賴：對我而言，構築離奇世界的過程（構思及繪畫）是一次感情的抒發，每個人對社會規條都有不同的看法。我的看法並不特別，但我渴望勾起共鳴，也對悲觀的自己打氣。以展覽的意義為言，藝術家創作虛構

的空間，實在的描繪內心世界，為觀者提供了靜思的場所。

對其他參展藝術家的作品有何看法？

賴：張施烈的作品以最冷靜的方式，描寫自己初長成人的樣子，社會的殘酷使自己漸漸隱藏自己，保護自己。我認為這是每一個人由青年至成年的必經階段。他的畫法是很細緻的，因此，可以想像狠心的擦去已經完成的畫，是堅決，也是激烈的放棄行為。細心觀察的話，有的擦去的痕如同火燒痕跡，畫中人極嚴肅，更使人心一緊。